

屏风上的女人们

□徐兴无



山西出土北魏司马金龙墓中漆屏列女图(局部)“汉成帝班婕妤”

西汉成帝(前51—前7)是一个荒淫的皇帝。班固《汉书·叙传》记载成帝与宠臣们宴饮取乐,帷幄之中张设屏风,上画商纣王“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”。成帝指着画,对侍中光禄大夫班伯说:“纣干坏事能到这个程度吗?”班伯说:“《尚书》里面只说他‘乃用妇人之言’,哪有在朝堂上如此放肆的?但是他做了坏事,天下所有的恶名都会归集到他的身上。”成帝说:“如果他并不像画中这样坏,这幅画又在劝诫什么呢?”班伯说:“《尚书》里说纣王‘沉湎于酒’,他的哥哥微子因此远遁荒野;《诗经》里嗟叹那些喝醉的人又叫又喊,昼夜颠倒错乱,诗人们为之流涕哭泣。所以,《诗》《书》微诫淫乱,皆认为根源在于酗酒。”成帝喟然叹道:“我好久没见到班生了,今天又听到了正直的话!”在场的宠臣们感到没趣,纷纷更衣离去。

班伯是班固的伯祖父,所以班固将这件家族的史事记载下来。成帝不爱理政,全部委托给舅舅大将军王凤,造成王氏外戚专政的局面。不过他脸皮很厚,臣下们敢于当面指责他,班固说他“容受直辞”(《成帝纪赞》),“性宽,进入直言”(《叙传》)。在成帝宴乐时竟敢张设这样扫兴的屏风,一定是臣下们激进的劝诫手段。班家也算是外戚近侍集团的成员。班伯的妹妹是成帝的高级嫔妃“婕妤”,二弟班固陪侍成帝读书,三弟班超是班固的祖父,任黄门郎中常侍。他们都知道成帝淫荡成性,以至于没有子嗣。《汉书·外戚传》载成帝与许皇后“有一男,失之。”“复生一女,失之。”与班婕妤“有男,数月失之。”杨树达先生《汉书窥管》考其原因是“成帝淫,后妃孕时仍行房事。”成帝宠幸侍者李平,立为婕妤,赐姓卫,比之为武帝的卫皇后。后来又封赵飞燕姐妹为皇后和昭仪,专宠十余年,“卒皆无子。”大臣们既担忧王氏专政,又担忧汉室绝嗣。班伯借此机会,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忧虑。

《史记·股本纪》写纣王“好酒淫乐,嬖(bì)于妇人。爱妲己”。但最接近这个画面的文字并不是《史记》,而是《列女传·孽嬖传》中的描写:“好酒淫乐,不离妲己。”只有“踞”才能直接表达“不离”的场景。《列女传》恰恰是成帝的宫廷文化产物,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女性传记。此书的编纂者刘向(前79—前8)是楚元王刘交(汉高祖的同父异母少弟)的五世孙,他或许是汉家宗室成员中最有学问的人。其祖、父均为掌管宗室事务的宗正,所以刘向十二岁就入宫做郎官,经历宣、元、成三朝,担任过大夫、宗正、侍中、中垒校尉。成帝最大的优点是爱读书,“博览古今”,他命刘向父子等人用二十年的时间校讎(chóu),整理皇家中秘藏书,编纂《楚辞》《战国策》等文化经典,写成目录学著作《七略别录》,堪称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文脉整理工程。班固不仅参加了校书工作,而且还得到成帝破例赐予的许多副本,为班氏家族成为文化世家打下了重要基础。班固在《叙传》中自豪地说:“家有赐书,内足于财,好古之士自远方至,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。”

楚人有图画的风气。屈原“仰见图画,因书其壁”而作《天问》(王逸《楚辞章句》);战国长沙子弹库、西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画皆极精美。汉家出于楚,汉宫中有“画室”“画堂”。汉成帝就出生在太子宫中的“甲观画堂”(《元后传》),上“画九子母”(颜师古注),即鲁九子寡母故事,见

于《列女传·母仪传》。图画不仅装饰官室,而且具有教化功能。汉宫台省画有列女,“尚书省奏事于明光殿,省中画古烈(列)士,重行书赞。”(《汉官仪》)后宫画有列女,以为皇帝和后妃们的榜样或借鉴,所谓“见淫夫妒妇,莫不侧目;见令妃顺后,莫不嘉贵”(曹植《画赞序》)。《外戚传》载成帝某次游于后庭,想与班婕妤同辇,婕妤辞曰:“观古图画,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,三代末主乃有嬖女,今欲同辇,得无近似之乎?”太后闻之,喜曰:“古有樊姬,今有班婕妤。”樊姬即楚庄王夫人樊姬故事,见《列女传·贤明传》。《传》中又载班婕妤作赋自悼曰:“陈女图以镜鉴兮,顾女史而问《诗》。”可见列女故事和图像已成为宫廷后妃的教育内容。台省列士图上“重行书赞”,说明壁画上附有文字与颂赞。

刘向多次犯颜直谏,还专门为成帝编纂了包括《列女传》在内的一系列修身与资政的读本。《楚元王传》载:

向睹俗弥奢淫,而赵、卫之属起微贱,逾礼制。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,自近者始。故采取《诗》《书》所载贤妃贞妇,兴国显家可法则,及孽嬖乱亡者,序次为《列女传》,凡八篇,以戒天子。及采传记行事,著《新序》《说苑》凡五十篇奏之。数上疏言得失,陈法戒。书数十上,以助观览,补遗阙。上虽不能尽用,然内嘉其言,常嗟叹之。

《列女传》计八篇,包括母仪传、贤明传、仁智传、贞顺传、节义传、辩通传、孽嬖传和颂(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列女传颂》一卷为刘歆所撰)。班固著录于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的儒家类,定名为“《列女传》”,当是图文并茂的读本。唐宋类书《初学记》和《太平御览》中保存了一条《列女传》的文字:

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《列女传》,种类相从为七篇,以著祸福荣辱之效,是非得失之分,画之屏风四堵。

所以,正是刘向等人制作了画有列女的屏风,配上传记和赞颂的文字,让成帝时时鉴戒自省。他们要告诉成帝,这些屏风上的女人们绝不是自然欲望的对象,而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文化群体,男女人伦既是道德的基础,也是自然的法则,所谓“君子之道,造端乎夫妇。及其至也,察乎天地。”(《中庸》)

《列女传》在汉代就有很大的影响。东汉宫廷也张设列女屏风。《后汉书·宋弘传》载“(光)武帝宴见弘,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。帝数顾视之,弘正容曰:‘未见好德如好色者。’帝即为彻之。”陈直先生《汉书新证》曰:“敦煌简校文一零二页,有‘□□分列女传书’之残简文,在西汉中晚期,此书已流传于边郡。在东汉时则盛行于美术题材,如武梁祠画像,有‘梁节姑姊’‘齐继母’‘京师节女’‘钟离春’‘梁高行’‘鲁秋胡’‘齐姑姑姊’‘楚昭贞姜’‘王陵母’九事,皆本于刘向《列女传》。”

所以,《列女传》的传播方式是图文并行。就图像而言,除东汉画像石之外,有东晋顾恺之绢本《列女图》八幅,皆为《仁智传》中人物,上书赞颂文字,宋人摹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又有北魏司马金龙墓中漆屏选画的列女,包括“有舜二妃”等十多幅,上有删节的《列女传》文字,1996年出土于大同石家,现分藏山西省和大同市博物馆。刊本《列女传》也多有插图,如明刊本《古列女图》、汪道昆增仇英插图本《古列女传》等,清代阮元文选楼刊《古列女传》的插图摹自南宋建安余氏刻本。

就文本而言,女性学者包括一些帝后们的解释和续写成为《列女传》传播的重要形式,可参见胡文楷先生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,形成了女性史研究的传统。最早注解《列女传》并续撰的是班固的妹妹班昭。她的丈夫曹世叔早卒,和帝诏其入宫,续写班固未完成的《汉书》并担任后妃们的教师,尊称“大家(姑)”。《隋志》载“《列女传》十五卷,曹大家注。”其注已亡,散见于古书注解和类书之中;增补续作的部份,一般题为《续列女传》,附在刘向《列女传》后,班婕妤已列于在其中。古代学术水平最高的《列女传》校注,出自两位清代女学者之手,即王照圆(1763—1851,山东福山人)的《列女传补注》和梁端(1825—?,浙江钱塘人)的《列女传校读本》。她们分别是学者郝懿行和汪远孙的妻子,书中吸收了她们和夫君讨论以及夫君师友们的观点与校记,包括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等。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特别提及两书;《清史稿·列女传》亦以二人合传。1906年,福建人薛绍徽(1866—1911)和其夫陈寿彭(1857—?)共同编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女性人物的《外国列女传》,成为戊戌变法后中国女学运动的启蒙读物。



阮氏文选楼刊本《列女传》“殷纣妲己”



明汪道昆增仇英插图本《古列女传》“齐宿瘤女”



东晋顾恺之绢本《列女传仁智图卷》(局部)“曹德氏妻”(宋人摹本)

徐兴无
书 | 话 | 文 | 脉

导读

中国第一部女性传记诞生于汉代宫廷的屏风上,有着令人感慨的故事。它开创了中国古代女性史研究的传统,提供了女性人物画的题材。



江苏文库·精华编第40册
《战国策》
[汉]刘向 编纂 诸祖耿 集注 汇考
凤凰出版社
2019年



江苏文库·文献编·集部第1册
《楚辞补注》
[宋]洪兴祖 补注
凤凰出版社
2019年



江苏文库·精华编 第69册
《说苑校证》
[汉]刘向 撰 向宗鲁 校证
凤凰出版社
2021年



江苏文脉 扫码关注 江苏文脉公众号

江苏文脉大讲堂